



孔子浪漫史

冯敏飞·著

显然不敢说这是最好的小说
但可谓最大胆的小说之一
充满了对人性、历史
以及小说艺术本身的大胆想象与探索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篇小说集

孔子浪漫史

冯敏飞●著

显然不敢说这是最好的小说

但可谓最大胆的小说之一

充满了对人性、历史
以及小说艺术本身的大胆想象与探索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浪漫史 / 冯敏飞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317-3954-8

I. ①孔… II. ①冯…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8707号

孔子浪漫史

Kongzi Langmanshi

作者/冯敏飞

责任编辑/聂元元

封面设计/佟玉

特约编辑/陈长明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邮编/150080

地址/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址/www.bfwy.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哈尔滨超际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210千字

版次/2017年7月第1版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6.5

印次/2018年1月第2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17-3954-8

定价/33.80元

冯敏飞和他的“诗心小说”

石华鹏

为冯敏飞的小说集写序是我的荣幸。我并不享有写序的资格——不德高望重，非名流名家，对增添作者的名声和书的销量毫无益处——我几次拒绝，但敏飞兄坚持赋予我这个资格。终究应承下来，完全出于我们彼此对文学的倾心以及因文学之桥搭建起来的君子情谊。

冯敏飞年岁上是我的兄长，文学上也是我的兄长。他出道早，写作触角伸得很长，写过长篇小说、长篇历史随笔、散文，还写过金融类作品。关键是写作是他的副业，他的本职工作是银行职员。当然，把文学弄好的大多数人都是把写作当副业对待的。写作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灵魂的必需品。

冯敏飞的写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题材、话题很敏感，写的都是大题材、大话题，他能判断哪些题材会出好文章，而且受读者欢迎。比如他写的长篇历史随笔，书名就高大上，叫《历史上的60年》《中国盛世》《家天下是如何倒掉的》等，都是事关江山社稷的，事关启蒙与反思中国是如何走来又向何处去的，在这里冯敏飞是个忧患的知识分子。比如他写的长篇小说《鼠品》《红豆项链》《裁员恐惧》《京城之恋》等，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和强大的虚构力，在这里冯敏飞变成了从事虚构行当的小说家。总之，在以文学为副业的人群里，冯敏飞也算是长袖善舞的一个了。

敏感是作家武器库里的尖端武器之一。冯敏飞拥有了这件武器

之后，他的写作变得胆大起来，这胆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敢想、会想；二是敢干、会干。

敢想、会想在哪里？他给这本书里的三个小说想了一个名称，叫“诗心小说”。文学命名可是一件大事儿，古人讲“例不十，法不立”，就是说没有充分的例证，命名是不成立的。在今天这个命名能力退化的写作场里，“诗心小说”是一个新命名，如果成立的话，将是冯敏飞对文学的一个独家贡献。

关于“诗心小说”，冯敏飞说：“我想创作一种‘诗心小说’——以其诗写其人。”按照冯敏飞的想法，“诗心小说”就是来源于诗的小说，围绕诗来虚构人物，以诗来写人心，从诗人的诗里获得材料和故事，将精练凝结的诗还原和虚构成宽广的长篇叙事，优雅从容地来塑造诗人的全新形象，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我以为这种想法是成立的，因为早有人这么干过，只不过不是写虚构的小说，而是写人物传记。这么干的人是大学者陈寅恪先生，他提出了“诗史互证”的史学研究方法，根据此方法他写成了著名的历史人物传记《柳如是别传》。“诗心小说”本质上也是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但冯敏飞走得更远，他用“诗”来虚构小说。

他的“诗心小说”的灵感来自写柳永时萌生的想法。柳永是有争议的著名词人，生平资料少，讹传多，柳永的故事大多生搬硬套元明的戏曲，且写得很粗糙，冯敏飞很不满意，就萌生了以其诗词写一部关于柳永的小说的想法。这样，《京城之恋——柳永回忆录》便完成了。后来截取《京城之恋》部分内容变成中篇小说《柳永之死》，刊发于《福建文学》杂志，我是这个小说的责任编辑。《柳永之死》完成后，冯敏飞依着思维惯性写了《孔子浪漫史》。第三篇《诗妓景翩翩》是特地从长篇小说《兵部尚书佚事》选出的。这样，冯敏飞使用三个中篇小说构建了他的“诗心小说”，“并且刚

好三点一线勾勒出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脉络”：编《诗经》的孔子、“奉旨填词”的柳永和“闽中有女最能诗”的景翩翩，“以其诗写其心，逼近本真地再现了三位诗人迥异的灵魂，勾勒出汉民族的心灵史与风俗史”。

看来，冯敏飞大胆的想法让“诗心小说”的命名得以诞生。想法得用书写实践来验证，三个诗人的故事写得怎样呢？他挽起袖子，胆大的“敢干会干”便登场了。

“两千多年来，到‘孔府’的人太多啦！在我的塑像前，他们要么像帝王跪伏叩拜，要么像‘红卫兵’站着怒骂掘坟，唯有你与我坐而论道。”

这是开篇之作《孔子浪漫史》的第一段。老实说，我这个久经小说沙场的老读者，读到这一段时还是“吓”了一跳。一篇写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先生的小说，孔老先生尊口一开就出现了“红卫兵”三字。“红卫兵”是一个带有特定政治语境的现代词，出现不过五十年。两千年前的孔老先生如此顺溜地就说出来了，敢情孔老先生一直未死，在天上时刻注视着这个世界，还不时降落人间与我们同吃同喝同劳动呢。回头一想，“穿越”不正盛行吗？再想一想，孔老先生又有哪一天离开过我们呢？

这个有些“惊世”的开头让我明白，在冯敏飞的“诗心小说”世界里，想象力是解放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是打破的，唐代的天空会落下宋时的雨，孔老先生可以看到他身后的尊享和落寂。不过这些在他眼里都无足轻重，他在乎的是“有你与我坐而论道”便足矣。冯敏飞打破了时空对人物的桎梏，他的想象力也因此插上了翅膀。他写柳永写得也大胆：“我”柳永的肉身早就死了，但“我”的魂魄随我的《乐章集》永远活着，“我”很乐意讲述“我”的几次死亡经历。他写景翩翩写得也大胆，用情大胆：“她呀，整个人

儿是情做的！她每一滴热血是情，每一丝心绪是情，为情入眠，为情醒来，每一个日子都为情而活！”

这么胆大的叙述，那么问题来了，被解放的小说叙事如一根断线的风筝，在作者放纵的想象力这股劲风的鼓吹下飘荡起来了，它会飘到哪里去呢？会飘得不着边际吗？我为冯敏飞的大胆想象捏一把汗，担心小说的叙事失去控制，变得虚空和想当然起来。从整体阅读感觉来看，冯敏飞随时随地控制着叙述，一切在他的掌控之中，尽管有些细节不够严谨，但他始终把握两个叙述根基：一是不脱离诗所提供的场景、故事和情感；二是追求人物“神似”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

这样，一个敢于尝试新事物的、可爱的、浪漫的孔子形象便塑造出来；一个“才华横溢君薄命，一世英明是鬼雄”的柳永便塑造出来；一个多情女子痴情诗妓的景翩翩便塑造出来。如果读者说，这些人物与我心中的孔子、柳永、景翩翩不一样，那冯敏飞心中会暗自高兴，因为他的写作目的达到了。

这样的小说写作难度很大。都是真实的历史公众人物，被无数的时代和写作者塑造过，可靠的资料有限，写到如此地步算是冯敏飞的成功之作了。

序不宜长，打住吧。

（本文作者系新锐批评家、《福建文学》副主编）

2016年6月24日

福州

孔子浪漫史

两千多年来，到孔府的人太多了！在我的塑像前，他们要么像帝王跪伏叩拜，要么像“红卫兵”站着怒骂掘坟，唯有你与我坐而论道。

我们那时候“坐”是件挺累的事，得两膝着地，两脚背朝下，臀部落脚踵上，可你没偷懒“箕踞”，即臀部坐地上，或足底着地，难为你了！我们那时候，也不是各个像你这么规矩。原壤是我光屁股就一起玩的好朋友。记得他母亲死的时候，我帮忙料理后事，他自己却爬上棺材跳舞唱歌。旁人看不过去，要我骂他，我忍了，给他面子。可有次请我喝酒，他竟然敢在那里箕踞着等我，我火冒三丈，随手抓起小木棍揍过去。我并不喜欢让人当圣人叩拜，可也不能容忍无礼。你算是真正了解我的人，我们可以做朋友。我愿意破天荒地跟你聊聊。你希望我聊些什么呢？

我的原则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生如此。《论语》是我死后，学生与学生的学生们回忆整理的，未经我本人审阅，难免走样。《诗经》我亲手整理过，但不是我创作……

好吧，就跟你聊聊编《诗经》的事。

1

如果没到卫国没见南子，我肯定不会跟诗结这么多缘。

记得那天，蘧伯玉说南子想见我的时候，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目录
CONTENTS

冯敏飞和他的“诗心小说” / 001

孔子浪漫史 / 001

柳永之死 / 061

诗妓景翩翩 / 117

后 记 / 192

孔子浪漫史

两千多年来，到孔府的人太多了！在我的塑像前，他们要么像帝王跪伏叩拜，要么像“红卫兵”站着怒骂掘坟，唯有你与我坐而论道。

我们那时候“坐”是件挺累的事，得两膝着地，两脚背朝下，臀部落脚踵上，可你没偷懒“箕踞”，即臀部坐地上，或足底着地，难为你了！我们那时候，也不是各个像你这么规矩。原壤是我光屁股就一起玩的好朋友。记得他母亲死的时候，我帮忙料理后事，他自己却爬上棺材跳舞唱歌。旁人看不过去，要我骂他，我忍了，给他面子。可有次请我喝酒，他竟然敢在那里箕踞着等我，我火冒三丈，随手抓起小木棍揍过去。我并不喜欢让人当圣人叩拜，可也不能容忍无礼。你算是真正了解我的人，我们可以做朋友。我愿意破天荒地跟你聊聊。你希望我聊些什么呢？

我的原则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生如此。《论语》是我死后，学生与学生的学生们回忆整理的，未经我本人审阅，难免走样。《诗经》我亲手整理过，但不是我创作……

好吧，就跟你聊聊编《诗经》的事。

1

如果没到卫国没见南子，我肯定不会跟诗结这么多缘。

记得那天，蘧伯玉说南子想见我的时候，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才有颜回开口：“南子风流，不清不白，先生见那样的女人，岂不毁了一世清白？”蘧伯玉说：“不至于吧。照你这么说，我经常见她，岂不浑身秽污？”众人大笑，一个个两眼看我。该我表态了，虚晃一枪说：“你说呢？”

我指东家颜浊渊，子路大舅子。颜浊渊是大卜，他笑道：“我能说什么，先生还不知道？”弟子们知道我不信鬼神不附和，没想我却顺水推舟说：“听天由命，好啊！”

一股腥味愈来愈浓，直刺鼻孔，龟甲裂纹显现，增多，变粗。颜浊渊适时叫停，让大家辨认。那不是某一两个字，只是些像字的纹。有的说像“止”，有的说像“正”，有的说像“少”，还有的说像“比”。争论一番，基本认可“止”。这么说见南子之事当止？弟子一个个说：“就是嘛，淫妇怎么能见？见那一面，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蘧伯玉目瞪口呆，我抿嘴不言，颜浊渊却爽朗大笑：“好啊！好卦！好卦啊！”接着唱一段诗：“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颜浊渊解释说：“想当年，周王选都，问卜于龟，也是曰止，就此定都，果然兴盛。如今先生得此卦，怎么说不好？”

经这么一说，弟子又纷纷赞同，我这才拍板：“我还没见过王后哩。那就多歇一两天，反正这离晋国不远了。”

一大早，马车到颜府门口。《周礼》规定天子的车用六匹马，诸侯五马，卿四马，大夫三马，士二马，庶人一马。这车三马，看来南子有诚意。

来接的官员年纪跟我相仿，一张黑脸，一双对眼，远远绽开笑容。可我一眼发现，他腰间垂带有问题。给他回礼的时候，我说：“你是大夫吧？”他说：“是。”他引导我上车，我却说：“你这

垂带好像短些吧？”

“短？”他左眼瞪右眼，转了几圈转不明白，“什么短了？”我说：“《周礼》规定：绅长大夫三尺五，士三尺……这垂带有三尺五吗？你不觉得委屈吗？”绅是腰带末端下垂部分，当时谁都知道此物，但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么具体的礼制，他非常尴尬，转而愠怒，甩了垂带自己先上车，似乎不管我上不上。

我主动些热情些，笑问：“怎么称呼？”他干巴巴地回答：“公孙戍。”我一听像触火一般：“公孙？哦，想起了，想起了，我听蓬大人说过，夸你富可敌国而能守臣节。我有个女婿，也姓公孙。”说到这份儿上，公孙戍也没附和。

我忍不住又问：“你任何职？”他说：“小宰。”小宰掌管刑法和财政。我连忙又说：“我在鲁国当过大司寇，也掌司法，我们算同行啊！”他听了只是勉强笑笑，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让我感到他像是来押解囚犯的，心里一阵凉。

这是一场私宴，设在灵公夫妇起居的燕婉宫。没大礼相迎，也没众多大臣相陪，除了蓬伯玉，只有灵公一家三口。饭前不祭祀奏乐，省了一大堆麻烦。但还是挺讲究，我主宾坐西北方，主人灵公夫妇东南方，陪客蓬伯玉西南，辅主太子蒯聩东北。旁边还有若干，史官弥子瑕和侍女等。

灵公便装，头上绾髻，简洁素朗，显得年轻些。不过，没了遮蔽，头发稀疏状毕现。他与南子并列一张几，手臂相挨，让人觉得亲密。南子三十岁出头，肌肤白嫩，几乎让这阴雨天的大厅明亮起来。蒯聩光着头，虽有几分英俊，但有些老相，似乎更像灵公的弟弟。不多时，我还闪出个更可怕的念头：美丽的南子与蒯聩倒匹配，跟灵公显然委屈！

酒过三巡，南子开腔：“久闻先生大名，我总以为，先生精

通礼乐，满腹仁政，不想先生还是诗人。”这说法让我意外：“君夫人如何说我是诗人？”南子唱道：“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唱毕，南子问：“这是你作的吗？”我说：“是，我的原则是‘述而不作’，那天偶然……偶尔……”我的样子可能挺窘，南子大笑：“那些美女的嘴啊，让人把我赶走！那些美女再待下去，肯定要把国家搞乱！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只能这样悠然出走，了度残生！先生怎么会这样想呢？”我说：“那天心情欠佳，我说的是实情，要不是他们收留齐国美女，我肯定不会离开。”南子追问：“听说你说唯女子与小人之难养也？”这话更让我难堪。我说：“说实话，我是说过，可这是我家里两口子吵嘴说说，没想到也给人乱传。”

灵公等人大笑，南子倒是抿了嘴，转而说：“别误会，我喜欢诗，所以特别敬重先生！”我谦逊地笑笑说：“君夫人过奖！我对诗在意不假。当今天下，唱诗成风，不学诗简直没法跟君子说话。所以，我认为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南子笑了，如窗口照进阳光：“嗯。来，敬先生一爵！”

一爵酒喝完，南子问：“你最喜欢什么诗？”我说：“最喜欢《鼓钟》。”说着唱：“鼓钟将将，淮水汤汤，忧心且伤。淑人君子，怀允不忘。”这诗怀念周公时代礼乐文明，还有君王和大臣的美好品德。蘧伯玉跟着哼，指尖在几上击着节拍。灵公也深受感染，举爵敬我酒。

南子追问：“还有呢？”我说：“还喜欢《大明》。”我更投入地唱：“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这诗描述文王父母以德相配而生文王，讴歌文王成婚生武王，最后颂扬武王伐商取得伟大胜利。这诗很长，但故事性强，我又唱得抑扬顿挫，让人入迷。蘧伯玉激动不已，端起爵要敬我酒，发现灵公夫妇

在那里笑而不语，蒯聩则显得不耐烦，只好停在手裡不动。

南子淡然问：“还有吗？”我说：“喜欢还多，比如：‘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这诗描述卫文公在齐国帮助下营建新都，礼乐治国，兴旺发达，唱到南子心里头去了。她说：“难得你对卫国如数家珍！来，我们一起敬先生！”灵公夫妇及蒯聩、蘧伯玉四人一起敬我，气氛达到高潮。

回颜府，我回味：“听说赵简子要请我到晋国。”南子说：“听说的事怎么能信呢？”灵公说：“晋国内乱不已，鹿死谁手不明，不宜去。卫国虽没晋国强大，可是不像晋国或者鲁国、齐国等国家臣犯上作乱，来投奔的人挺多。平民百姓我都善待，还怕亏待你吗？”

弟子纷纷称道：“有理。”子廙追问：“你答应啦？”颜回抢答：“还用问吗？”我说：“遥想当年，鲁国与卫国，周公与康叔，本来就是亲兄弟嘛，难怪我总觉得怎么特别……特别……还有，那个南子，你们千万别小瞧，很不简单！我觉得她可能……甚至可能……很可能有周开国三母之德。”

一个闹绯闻的女人会有三母之德？弟子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只是不想扫我的兴。子路急不可待地问：“关键是什么职位？”我说：“没有，还没有！灵公问：‘在鲁国当司寇年薪多少？’我说：‘六万斗粟。’他马上对南子说：‘我们也给六万斗粟，怎么样？’南子当即表示同意，叫我安心留下。”甯惠威说：“树上十只鸟不如手上一只鸟。”一个个点头称道。

“礼乐之治”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在自己鲁国遭排挤，路经卫国倒呈现希望。这天夜里，我失眠得厉害。我想象策命礼的细节：天亮时分，我立于中庭，灵公命史官宣读策命书，开头为“公

若曰”，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首先叙述功绩，追述王公先辈与臣下祖先的关系，列举赏赐实物及官职，减勉步先人功烈，然后让我颂扬与祝福灵公。我连颂扬词句都打好腹稿，甚至想象到那消息传回鲁国，定公和季氏怎样懊悔，留在鲁国的弟子该多激动，还有自己的妻儿……

2

三五天后，南子或者灵公果然派人将六万斗粟送到颜府。当然不是真的几百几千车粟谷，而折成刀币，让我用钱去买粟谷、鱼肉、佳酿、豪宅、华车、美女什么的。然而，迟迟没召唤进宫，让我备受煎熬。连近乎木讷的颜回都急了，说：“这么多天还没任命，是不是耍你啊？”

“你呀，老不长脑袋！”我对这最优秀的弟子从来不客气，“六万斗粟都送来了，白送？”我刻意在弟子面前保持镇定。其实六万斗粟对一个公侯来说算什么？如今世道，礼崩乐坏，六万个人头也可能不在乎。但我不能急，要急也只能急在心里。闲时抚琴，悠悠扬扬，不知不觉变激越。忽然发觉，随手停下，连连自责。

夜里睡不着，索性睁眼。房里很黑，什么也看不见。外面秋月高悬，偶然几声婴孩啼哭或狗叫鸡鸣，更夫摇木铎报时与提醒防火，还隐约有歌声。仔细一听，听出：“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麕；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帟兮，无使龙也吠。”这歌描述男女幽会，男人赞美女人如玉，女人则嗔怨男人别太急躁，撩人心弦，令人更烦……

我冒着小雨到蓬府。蓬伯玉远远望见，迈着正步到大门口迎

接，字正腔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哈哈——”我有板有眼应道：“今日之我——胜昨日之我乎？”

脱了外衣，擦净雨水，火盆添炭，温出小酒。才饮一杯，蘧伯玉便建议：“吼两句吧！”说着移出瑟，我弹，他唱：“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耄。”这歌表现老友重逢的喜悦，但是难掩“逝者其耄”之悲。然后他弹我唱：“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是啊，今日不快乐，岁月照样流逝。然而，贤德之士，快乐之时不忘职思其忧。我们就这样默契。

“对了，几次想问你，你还做‘拍屁舞’吗？”我忽然问。蘧伯玉蒙了：“什么‘拍屁舞’？”我走到一边，做一种舞步：迈左脚，两手从左拍两边屁股，然后迈右脚，两手从右拍两边屁股，如此反复，活络筋脉。蘧伯玉一看就想起，跟我一起做，说：“常做，可忘了叫‘拍屁舞’，亏你记性好！”我说：“也是忽然想起，这么多年了！”说着，乐着，越来越飘逸，两手忽左忽右，像要飞出。头随着两手忽左忽右向后，唯独忘了前方，而向前的两脚未停，直到两人相撞……

乐一会儿，刚坐下，我说正事：“你这附近有没有房子，我想买幢，跟你做邻居。”他感到突然，问：“颜家不好吗？”我说：“好是好，问题是离宫中远了些。”蘧伯玉会意一笑，不语，举杯敬酒。我补充说：“女市就在街对面……”蘧伯玉大笑。

我问：“灵公，还有君夫人，最近忙不？”他说：“他们有时很忙，有时不忙。最近一段时间可以说国泰民安，应该不忙。不过，一国之君要过问的事太多，应该不闲。我只是人臣，不一定了解。”我请他代我向灵公和君夫人问候。

小食即你们现在叫早饭的时候，颜回和子廛不时地挤眉弄眼。

子贡忍不住问：“你们两个今天怎么啦？难道我成了怪物？”子廙没好口气地说：“问你啊！”子贡以为脸上挂了饭粒，抹了抹没发现，再摸摸衣冠也没发现什么异样，更困惑：“我怎么啦？”颜回抢道：“你真是从城外刚回来？”子贡说：“是啊，奇怪吗？”颜回怒道：“我们明明望到你从女市出来！”子廙追加一句：“难道你刚进城就到女市送货？”子路追问：“真的吗？”子贡叹了口气，正色说：“好吧，说实话，我是昨天晚上回来的，在那里面过夜……”

这样一来，大家反倒没话了，等着我评判。我说：“你们年纪轻轻……我体谅你们！”说完，我埋头吃饭。大家跟着吃。粥很烫，轻轻地吹，像是怕吵醒熟睡的婴孩，不时传出一些筷子声。

我嘴在喝小米粥，心在想子贡的事。确实应该体谅，因为他们都年轻，不能没有女人。想想自己当年，不也被性欲折磨得做过一些现在想来不可思议的事？到处开设女市，不就是为着方便走南闯北的男人？然而，礼与欲如水火！想到这，我忽然对弟子开讲：

“我一直强调‘克己复礼’，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的种种欲望，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才可能复兴周公那样的礼乐之治，也就是最大的仁！礼与欲，往往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深有体会，宫中饮食非常讲究，好些美味是你们一辈子都没见过的，我真有一种狼吞虎咽的欲望。可是，我更想保持君子的礼仪，所以只能克制食欲，宁肯饿回家。最原始的礼仪，就从饮食开始。我跟你们说过，礼仪中的饮食往往只具象征性，而不是为了吃饱，你们不是没有体会。你们脚长在你们身上，好自为之吧！活这么几十年，读那么多书，还没见过像好色那样的好德之人，我不苛求你们！以后，这种事不用告诉我！”

没几天，蘧伯玉到颜府来，说代我向灵公问候了！我急切地